

# 本省地名調查成果介紹

採集組

## 壹、前言

地名發生於地球上由來已久，世界上任何民族、地名，皆有其起源。地名的原由，與當時的人、事、地、物、有密切關連，亦即牽涉往昔該地之歷史、地理背景，人文聚落發展之開拓軌跡，所以地名代表某一地方之符號，如王田、官田、下營、左營、三張犁、五甲等，可視為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另如崙頂、崙背、深坑、港墘，亦可反映當地的地理環境。地名無論文雅如山河壽、水流東，或醜俗如龜殼、牛屎崎，舊地名的探原，不僅可以瞭解當地之地理、歷史、民情、風俗習慣，並可追塑先人墾殖的歷史軌跡，緬懷先賢筆路籃縷之功，更可提供臺灣史、鄉土史學者研究的珍貴史料。

臺灣與大陸，僅一水之隔遙遙相望，三百餘年來，移民一波一波冒險渡海來臺，先民披荆斬棘，拓荒闢地，歷經千辛萬苦，化荒蕪為良壤，地名亦隨之產生。孫元衡云：「台山無正名，都從夷語譯出」，早期原住民對臺灣地名有相當之影響。其間經歷荷蘭、西班牙、明鄭、清朝、日本等統治，產生劇烈的社會變遷與行政疆域的更迭，加以光復後，行政區域的重新調整，使地名產生鉅大的變化。東番記中僅載有大員等十二個地名，而明鄭時已達百餘個地名，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臺灣府志已載入地名四二八個，民國四十八年陳正祥統計已達七、七〇〇（如計入重複者共達一七、八〇〇

）。儘管地名的變化甚鉅，舊地名是烙印在歷史軌跡的固有名稱，其充滿對先人當時創建聚落的情感，亦充分表露出先人對生活的渴望。

本會有感於臺灣史研究遇到地名，常發生解讀與應用之困難，故曾出版「臺灣地名手冊」、「臺灣堡圖集」、「臺灣舊地名沿革」等有關地名專書。「臺灣地名手冊」由陳正祥編著，主要研究方法是經由五萬分之一地圖，統計分析臺灣地名。內容包括臺灣地名主要起首字，文化層、移民、墾拓、地形、物產、先住民與地名關係，探討地名的分合與轉變，詳述地名變化原因，如為新舊對照、二地合併、原住民語言音譯意譯、諧音訛傳雅化、日本外來語影響等。並將臺灣地名概分為七類：地形地名、方位地名、示意地名、紀念地名、聚落地名、特產地名、複合地名，共收錄五、六〇〇個地名，依筆畫順序排列解說，解說要項有發音、經緯度、行政區位、原名、聚落型態等。

「臺灣舊地名沿革」一書為洪敏麟教授編著，原定出版臺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等四冊。研究蒐集之地名以舊大字名為主，主要根據本會六十七年地名沿革調查表，並參照諸古方志記遊及伊能嘉矩著臺灣地名辭書、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等書。探討內容包括（一）臺灣地區地名起源，起源於自然環境之地名可分為位置（地點）、地形、氣候、動植物等四類；（二）起源於人文環境之地名可分為地緣、血緣、



交替聚落、原住民社名譯音、異族稱呼、外來語譯音、歷史或個人事跡稱謂、建築物、商業或手藝業、交通、墾殖等十類。(三)清代地名變化之原因有諧音雅化、近音易字、縮短變化、合併變化等；(四)日據時期地名變化主因地方行政區域徹底改革、經日人改為日式地名、舊地名的恢復等；(五)光復以後地名變化主要以町名、大字名變動為主，變動方式為：原名不變僅加「里」為里名、取原大字之二字獲取一字添加一字而成、廢原大字更為文雅之新地名，多為政治理想、四維八德或吉祥有關文句。

以上二書，前者以地圖研究為主，主要在五萬分之一地圖上分析，雖較為經濟快速、周延廣泛，卻失之與土地之關連，地名源流探討略嫌不足，未能引起讀者鄉土情懷之共鳴；後者以書面調查表為蒐集資料之方式，以鄉鎮市為調查單位，惟針對各鄉鎮下之村里較有系統、詳細之地名沿革研究則猶有不足。

加以近年來，臺灣史的研究，鄉土的尋根，蔚為風氣，各地方的文史工作團體亦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為地方文化的紮根工作貢獻心力以及舊地名的研究與田野調查工作，亦如火如茶的展開，以為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民找尋共同的根，然有關全面性地名研究之專書尚感缺乏，為建立臺灣全省地名資料，瞭解地名沿革變遷，有重新調查之必要，仍依據省議會第九屆第五次定期大會決議訂定「地名普查計畫」，自八十三年度分縣市辦理地名普查。其主要目的在(1)瞭解先民墾殖臺灣的歷史軌跡；(2)透過古地名的啟示，闡述其文化根源；(3)追述記載逐漸被遺忘的地名；(4)提供做為臺灣史及鄉土研究的工具書。

## 貳、現階段地名調查工作成果

本會自八十三年度起，分縣市開始地名調查工作首先由本會人員進行臺中市地名調查。八十四年度以後，委託師大地理系進行調查，由施添福教授主持，至八十七年度為止，此項工作已完成臺中市、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地名辭書，尚有臺南市、高雄縣、臺東縣、宜蘭縣、屏東縣、嘉義縣等縣市地名調查工作持續進行中。各縣市地名調查以所屬行政區為單位，普查並解讀村里境內各類地名的含義。除了地名緣起外，解讀的內容還包括區域特色、各區域的地域特徵、各區轄境各村里的由來、各村里轄境所有小地名的地點、位置、沿革、聚落型態、環境景觀、歷史事蹟、主要族群及其變遷、主要維生方式及其演變、宗教信仰及其他社會生活等。

### 一、「臺中市地名沿革」

臺中市地名調查為第一年普查之縣市，主要目標在將臺中市轄內大小地名做系統性之全面普查考證，透過地名之解讀，以探究臺中市之歷史沿革及地區特色。先期工作辦理調查工作研習，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施添福教授解說地圖應用與田調工作之技巧與要領。並同時赴臺中市北屯區學習實地田調及應用技巧。

蒐集地名相關文獻資料，包括史料書籍地圖等，省通誌、地名專書、臺灣堡圖、臺中市行政區域圖、市街圖、臺中市市街略圖。同時亦併臺中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辦理舊地名普查。



田野調查以里為單位，普查臺中市轄內所有地名，包括舊有的大字、小字和土名。而調查內容包括地名的「位置」與「地點」、地形情況、聚落形成時間、地名淵源及歷史變革與史事傳承、地域內的勝蹟、古建物、遺址。

本書分七部份，約十萬餘字。附圖七幅、表七個。本書架構是以區里為單位，普查解釋各區里轄境變遷、發展、舊地名與勝蹟，概述各區地理環境、行政區域變革及地域特徵、區內產業發展，其次分里探討命名緣由、舊地名、勝蹟等。主要研究內容有：

#### (一)臺中市轄境變遷與沿革

臺中市轄區最早屬巴布薩及拍宰海平埔族之地，明鄭時期初隸天興縣，後改隸天興州。有清一代，臺中市初隸諸羅縣，後改隸彰化縣，雍正十年於犁頭店街設貓霧寮巡檢署，為臺中市設官治事之始；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臺中市改隸臺灣府臺灣縣。日據時期初隸臺中縣、後隸臺中州。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本市改制為省轄市，原轄中、北、南、東、西五區，民國三十六年將臺中市屬之西屯、南屯、北屯三鄉劃入，今臺中市轄下有八區。

中區大墩街最早形成於雍正初年，乾隆年間已發展成街肆。西區早期是大墩街的郊區，康熙末年總兵藍廷珍奏請開墾，故有藍張興莊之記載。南區於乾隆五年已形成東大墩街市，光緒十三年建省，選定區內興建省城，日據時期本區為臺中市主要工業區。北區昔為大墩街北邊郊區，農業發達。

西屯區開發始於康熙四十年王成楚之墾拓，雍正十

二年張達京等組織六館（管）業戶，開墾葫蘆墩圳，本區內於道光年間已形成街市，稱西大墩，因交通輻輳而形成商業中心。南屯區市街是臺中盆地最早之墾拓聚落，傳說明鄭時期劉國軒曾屯兵開墾；另康熙四十九年張國亦曾於此開墾，時稱「犁頭店街」。北屯區康熙末年為岸裡社土官阿穆所有，於雍正年間由六館（管）業戶墾圳開墾，區內農業興盛，故原稱三十張犁，墾地一五〇甲，日據時期改稱北屯。

#### (二)里名之變遷與命名

臺中市共有二二三里，完全創新的里名共一二三個，佔五五%；部份沿用清代地名計五一一個居次，佔二三%；完全沿用清代地名的里共二四個，佔一一%；部份沿用日治時期地名者共二一里；完全沿用日治時期地名者四里。總括而言，從舊地名推究里名歷史緣起，可知臺中市部份里名命名有歷史脈絡可尋，可說是「新舊參半」；而從各區新里名比例分析，則以南區之八六%最高、北區之七〇%次之，西屯區之三六%最低。

#### (三)各里轄境舊地名統計

本研究對臺中市小地名進行調查，共得二九三個小地名或次地名。此類小地名是常民生活中最常用，也是最親切自然，但也易因現代都市快速發展而被湮滅遺忘。調查所得臺中市二九三個小地名以西屯區九八個最多。以依「地形、地理位置」命名最多，計九九個，佔三三%；其次為依「地標地物建材」命名，共四二個；再次為與「墾拓面積」有關者三九個；而最少的是依「移民、原住民、民族」命名者，僅六個。就「職業、機



能」分析，則以中區七個、東區四個最多，另一「地標地物建材」類亦以東、中、西區為較多，顯示其商業文化機能較強。

## 二、基隆市地名調查成果

本研究由廖秋娥講師負責，又商請基隆女中的黃致誠幫忙，六位助理施雅甄、黃瓊慧、尹詩惠、蔡秀容、陳鳳儀和李敏慧。以田野調查為主，文獻、資料、地圖分析為輔的研究，搜集與基隆有關的清代、日治時代、民國時代的方志、論著、地圖、統計資料等。田野調查方面，經由文獻、地圖整理出各里的地名，再與各里長或者老聯繫，藉由訪談了解各里的地名分布和由來，或其生態景觀、歷史發展、公共建物等。有些里名既非具歷史性名稱或自然環境特色，亦非為政治教化目的或紀念某人而取的，如和憲里、英仁里、和明里、花崗里、通化里、通明里、中和里等；另有一些由文獻所錄的地名亦不知其位置，如利鵠澳、公主生仔街、旺季嶺、瓦寮仔埔、石炭庫邊庄等。

踏查方式主要是以五十分之一的航照圖，對照著市警局出的「里別街道門牌起訖號碼」手冊，沿山沿谷或挨街挨巷地查明界線，再繪製在航照圖上。後因篇幅限制議決將里圖併為區圖。

本書首先說明基隆市行政區的沿革；其次探討基隆市名的由來和地區特色；再討論基隆市內各區區名的由來和地區特色，最後並以里為單位，解釋各里里名的由來和里內地名含義，包括地名的地點與位置、產生的年代、重要的事跡、主要的族群等。本書研究的主要結果則如下所述。

### (一)基隆市的發展

基隆舊名雞籠，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才改名基隆，是以港口機能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都市。由於雞籠港是臺灣北部優良的港灣和豐富煤產所在地，十九世紀以來，引起列強窺伺，不斷遭受戰爭的威脅和開港的壓力。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雞籠正式開放為淡水附屬港；七年後，亦准許採挖港區附近煤炭供給船隻需要。但因港口泊船條件有缺失，腹地狹小，以及煤礦政策不定，港市發展乃備受限制。

日治時代，日本政府積極地興築基隆港，使基隆港成為全臺最大的國際港，當時碼頭主要在西岸。戰後，基隆港口碼頭則由西岸延展到東岸，但由於港口附近平地狹小，在船舶大型化、貨櫃化的趨勢下，港埠用地只好向郊區發展，所以安樂、七堵、暖暖區等紛紛成立貨運行、倉儲行或貨櫃集散站。

### (二)各區里的里名演變和起源方面

基隆市七個區共有一四四個里，其里名演變完全沿用清代街庄名、日治時代的大字和小字者，共有一九個，佔約一三%；部份沿用則有四二個，佔約二九%。至於完全新創，非沿用清代街庄或日治大小者最多，共有八三個，佔約五八%。另里名起源可分為一三類，中有四七個里里名起源屬「意識型態」，佔三二·六%，較新竹市的一九·一%、嘉義市的三一%最多。

### (三)各區里的地名釋義方面

本研究所作的地名釋義，除了中正區四個附屬島嶼——基隆嶼、花瓶嶼、棉花嶼和澎佳嶼以外，八個區中港



區有一三個地名，其餘基隆市七個行政區，一四四個里，共解讀了六八四個地名，平均每一個里約有四·八個地名。面積最大的七堵區同時也是地名解讀最多，每里平均地名最多者。

#### (四)各區里的「其他」方面

本書在各區里「地名釋義」之後，另列有「其他」一項，此項目大都解讀該區或里有名的寺廟、教會、學校、產業、古蹟等公共領域或建物。這些公共領域或建物，因規模大或年代久，也常轉為一般人口中指稱的地名。本項目除港區重要建物有四個外，中正區一九個，信義區七個，仁愛區二一個，中山區一三個，安樂區七個，七堵區一二個，暖暖區一二個，基隆港市共解讀了有九五個「其他」類的名稱。

### 三、新竹市地名調查成果

#### (一)調查概述

本調查由陳國川教授負責，八十三年十月開始，八十五年三月完稿，共三十餘萬字，附圖十六幅、表二十個、照片一幀。除了說明新竹市的沿革與轄境演變、亦探究新竹市的區域特色、討論市轄各區的地域特徵外，最重要的是，以里為單位，普查和解釋各里轄境的演變及轄區內所有地名的含義，包括地名指涉的地點與位置、地名的緣起、主要的歷史事跡、聚落型態或環境景觀、主要族群及變遷、主要維生方式或生活方式的特色等。

從文獻資料中按目前區、里別，初步整理地名索引

，作為田野調查的線索。在田野調查方面，除從事一五個里的里界的踏明，同時探查日治時代的四五個町、字界。地毯式普查里境各類地名，調查各地名的地點、位置等。整理資料過程中，特別著重地名代表地域的正確地點；校對田野調查所得之地點的正确性，聚落居民的性質、聚落型態，甚至早期工業（如白粉）的原址等。透過日治時代的戶籍調查簿、工商名錄等所記載的姓氏、商號、住址和地籍圖上之地番的比對。

#### (二)里境的形成和里名的起源與演變

新竹市共一一五里，均係由日治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新竹市轄的四五個町、字，以及舊港庄的舊港大字所析設。析設的方式有二，其一是直接由町、字改制，如九甲埔改制為千甲里，苦苓腳改制為古賢里，海山厝改制為海山里；其二是將町、字析分為若干里，如金山面析分為金山、仙水二里，牛埔析分為頂埔、中埔、埔前和牛埔四里。

新竹市里名的演變可區分為三類：其一，完全沿用舊地名的里名；此類里名約佔五分之一，如埔頂里、舊港里、牛埔里等。其二，部分沿用舊地名的里名；此類里名，約佔三分之一，將清代或日治時代的地名簡化，或取舊地名中的一字和其他文字配合而成里名；例如，金山里、南勢里、海山里等里名。其三，完全新創的里名；這類里名為數最多，將近佔總里數的一半，且其分布主要集中在東區和北區的市街區及其邊緣地帶。

里名起源可區分為十一類：以里境名勝或人文設施為命名者為數最多，佔三一·三〇%。以自然環境特徵



爲命名者佔二八·七〇%。以意識型態(包括吉言佳字)

(一)命名的里名數量位居第三(佔一九·一三%)。

### (三)各里轄境的地名清查

田野調查的結果，新竹市共得三九六個小地名。這些地名的緣起，以及地名背後蘊含的意義，卻大多仍然流傳於鄉老口傳的餘韻之中。透過鄉老口傳的轉述，這些地名鮮活的爲新竹市提供了豐碩的歷史、文化與地理資產。

三九六個地名中，分布於東區各里者一六六個，平均每平方公里四·九五個；分布於北區各里者一二二個，平均每平方公里七·七六個；分布於香山區各里者一〇八個，平均每平方公里一·九七個。各區地名密度多寡的差異，和各區開發的時間早晚若合符節，即開發最早的北區，爲新竹市留下最多的地名；開發較晚的香山區，留下的地名則相對稀少。

在東區一六六個地名中，以地形、氣候、天然動植物等自然特徵作爲命名依據者，共有五六個，佔三三·七三%；同樣的，在北區一二二個地名裡，以自然特徵爲命名依據者，共有三二個，佔二六·二二%；在香山區一〇八個地名內，以自然要素爲命名依據者，共有五〇個，佔四六·二九%。此一事實顯示，自然環境較單純的地區(如東區和北區)，利用自然要素作爲地名命名依據的現象相對較少，利用人文活動的特徵，如生產方式、聚落型態、居民的血緣或地緣關係等命名的地名，則相對較多。相反的，自然環境較複雜的地區，利用自然要素命名的地名相對較多，使用人文活動的特色命

名的地名，則爲數相對較少。

所有清查出來的地名，不論其命名的依據如何，透過其地名緣起、地名所代表之地域的地理、歷史或文化事蹟，可爲新竹市自然景觀的復原，以及人文活動發展過程的重塑，提供了有利的線索。

## 四、嘉義市地名調查成果

### (一)調查概述

嘉義市地名調查由吳育臻講師進行，八十三年十月簽約，八十五年三月完成。當文獻與地圖大致蒐集完成之後，研究者帶著相片基本圖、或是頂著烈日驕陽，或是淋著午後陣雨，穿梭於田園市街中踏查里界，等里界確定後，再踏遍有聚落的地方去查訪地名和廟宇，拜訪里長或請里長介紹當地耆老，郊區一個里有時需要兩三天才能完成，市區的小里一天最快也只能完成三個里，嘉義市共有一一〇個里，共計整整花了近三個月，每天工作九小時的時間才完成整個野外調查。

第一章緒論部份，主要是釐清嘉義市行政區的沿革，包括嘉義市在全臺的沿革，以及市內各區的沿革；第二章市名緣起與地區特色部份，介紹了嘉義市的自然環境以及都市的形成與發展，讀者可在此章明白嘉義市自建諸羅城至今的變遷；地名釋義方面分成第三章東區和第四章西區、文中先敘寫兩區的自然環境和地區特色，按著是按照里別對清查出來的地名闡釋其義，並分成里名由來、地名釋義、其他三項編寫，其他項主要是介紹該里內的古蹟、寺廟或學校的沿革；最後一章是結論、



主要討論嘉義市聚落地名的特徵、不同時代出現的地名及其意義、以及里名中的地名傳承與里名起源。

(二) 研究成果

1. 嘉義市市區：

嘉義市的開發雖早，但市街的形成應該是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諸羅知縣奉文歸治以後，到了康熙五十六年已經形成「十字街、太平街、鎮安街，俱在縣城內，其後城內的街道陸續分化延長，並在乾隆二十九年之前在西門外出現新店街，由於東門外緊鄰丘陵，在康熙元年時設為義塚地，故往後市街的發展即向西擴張，到了日治時代市街地已由舊城向西透到縱貫鐵路，而以中央噴水為中心，光復後市街的發展仍偏在火車站的東南側，直到民國六十七年開始市地重劃後才突破鐵路的阻隔向西發展。

由於政權的替換，嘉義市街的地名則已幾經滄桑，清代形成的市街名，主要是依據所在位置（如四城廂外街）及型態（如十字街）而命名。其次是依據重要設施而命名，如城隍廟、縣學前、如總爺街。再次為依據重要機能而命名，如米街、如代書館巷、如打鐵街。由上述的地名及其分佈，嘉義城內當時似乎已有機能分化的現象。

日治後，在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以前，市街行政區的劃分主要係沿襲清朝時的地名，分成一個單位，並在重要道路取日本式的「通」字，其命名原則，是根據道路規模，如大通、二通，或以重要設施為標的，如驛前通。昭和七年實施町名改正以後，嘉義市

區劃分為一七個町，其下再分設丁目，町的命名除了日本式的新富町、末廣町等之外，大部分依據位置來命名（如宮前町、東門町等），少部份依據機能（如檜町）、重要設施（如玉川町、白川町）命名。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形成若干地名，其中四〇間仔是指約有四〇間日本宿舍的地方；六坎仔是指風月場所，因為有六家酒樓並立，故稱之；臺北街仔是指該條街都為臺北人到嘉義就業而聚居在一起的街。這種自然形成的地名頗能顯示這個時期嘉義市的發展特徵。

光復後，街路名全部重新命名，這時嘉義市的街路名約可分成四類：(1)嘉義市本身的人地並無關聯者，如中山路、正路等，這類的街路名數量最多；(2)和中國大陸的地名相同，此類街路名多分佈在重劃區內，如上海路、南京路、重慶路等。(3)和嘉義市的史蹟或景觀有關者，如文昌街是因為文昌閣，垂楊路是因為河溝旁的垂楊，這類的街路名數量並不多。(4)以嘉義市有關的人物命名者，如早期的吳鳳路、林森路和晚期的世賢路、老吸街，這類的街路名數量最少，僅有以上四條。

在上述的街路名中，大部分的街路名無法反映在地的人地關係。而由嘉義市在不同時代所出現的地名來看，地名所能顯現的人地關係愈來愈少，西化與政治力的影響愈來愈大，人和土地的關係愈來愈疏離。

2. 郊區部份

嘉義市的郊區部份開發頗早，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有墾首林日壽等開墾北方的臺斗坑、埤仔頭



和後湖各庄，成於康熙五十六年的諸羅縣治圖上已有草地尾庄，到清末時共有五〇幾庄。日治後新形成的聚落多分佈在市街地和郊區之間的空地，以及荒地和溪埔。光復後到了民國五十年代末期，嘉義市開始郊區化後，建設公司興建「販厝」，郊區聚落的規模乃逐漸擴張。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在各時代出現各具特色的地名，清代之柴頭港、番社、荖藤宅、許厝庄仔，或各就地緣宗族等關係；日據時期之海口寮仔、臺南寮仔、北港車頭、鳳梨會社等，則因島內遷移、新社會型態而命名；光復後多以眷村、國宅、販厝名稱而命名。

清代時嘉義市郊區部份的地名可以分成九類：(1)和水體有關者，如港仔坪、過溝仔。(2)和動植物有關者，如拔仔林、鹿寮等。(3)和方位有關者，如後庄仔、下路頭等。(4)和地形有關者加臺斗坑、湖仔內等。(5)和姓氏有關者，如許厝庄仔等。(6)和平埔族番社有關者，如番仔溝等。(7)和機能有關者，如紅瓦窯等。(8)和原鄉有關者，如雲霄厝等。(9)其他，如大溪厝是「大家厝」的訛音、烏岫、龍過脈。上述的地名中以第一類和第二類地名數量最多，顯現當先民來到嘉義定居時水的重要性，而作物及聚落景觀亦是重要的指標標誌，外由這時的地名中我們可以了解地形、機能、姓氏、祖籍等，頗能意會各聚落的人地關係。

日治後在郊區出現的地名有六類：(1)和移民有關者，如海口寮仔、小澎湖。(2)和職業有關者，牛車寮仔(3)新形成聚落者，如新吉庄、新竹圍仔、新莊。(4)

和經濟活動有關者，旺來山、鹹菜桶、籠仔寮。(5)和公共設施有關者，如水源地、跑馬場、北港車頭、鳳梨會社(6)和水文有關者，大埤脚、溪底。由上述的地名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在這時由大陸來的移民已大為減少，而島內的遷徙則頗頻繁，嘉義市成為吸引人口移入的中心，此外這時候的政府頗有建樹，故以公共設施為名的地名特別多。

民國時代、約可以分成四類：(1)眷村名，如精忠一村、復國新村等。(2)公家宿舍名，如嘉工新村、嘉中新村等。(3)國宅名，如忠孝國宅、仁義國宅等。(4)建設公司為所建社區命名而留下成為地名者。新增地名幾乎和嘉義市的人地完全無關，「地」名的命名已然脫離土地。

3.經由文獻與野外實察的蒐集，共得嘉義市的地名三六〇個，其中東區因為是嘉義城所在、有地名二一〇個，西區則有地名一五〇個。另嘉義市一一〇里命名方式，完全沿用舊地名者二〇里、部分沿用清代舊地名里數有一九個、沿用日治時代地名六個，此三者總數四五個，尚不及新命名的六五個里。

### 叁、結 語

本會地名調查研究原定五年內完成，惟因經費編列問題，每年度經費僅夠進行二個縣市地名調查工作。以此計算，需費時十年，屆時舊地名、小地名恐已消失。如吳育臻在嘉義市地名辭書上所說：「許多有意義的地名逐漸在時代的洪流中散佚，野外調查時，常要徵詢中年以上的受訪者，請他



們努力回憶當年才能採集到本書中的多數地名，甚至也許已有許多地名已經查問不到了，老地名代表舊時人們對嘉義市的指認，富含文化、歷史與地理意義，若讓它散佚無蹤，將是地方上的一大損失，本研究很努力地訪查搜錄地名，即是希望能及時搶救老地名。」

本會地名調查委託師大地理系進行，師大地理系的敬業踏實，令人感佩。師大研究係以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為撰述的主體，爲了避免疏漏或錯誤，所有田野調查工作，全部由研究者親自進行，而不假手助理；同時，根據學術研究的規範與倫理，所有田野調查獲得的資料，必須經文獻史料的比對，以確定資料的真偽。例如，新竹市一〇四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田野調查的時間，即費去一七八天。再如嘉義市一個里有時需要二天才能完成，市區的小里一天最快也只能完成三個里，嘉義市共有一一〇個里，共計整整花了近三個月，每天工作九小時的時間才完成整個野外調查。

經由本研究的過程及其展現的成果，顯示無論是區域特色的塑造、地域特徵的建構、里名由來、地名緣起與地名意義等，無一不是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作爲一項珍貴的文化遺產，地名所代表的意義，不是它的名稱，也不是它的演變，而是它爲我們提供了人與地相互依存的例證。

地名研究在瞭解該地名所指涉的位置、產生的時間、包含的意義等，其對象主要是指探究較早期庶民所命的地名，才能反映和呈顯出該地的地理、歷史和文化的意涵。相對的，由政府所命的行政區名、路名、橋名、河名等，自日治時代即常帶有政治教化目的，尤其是民國時代以後，這種情形

更加普遍。這樣的地名與該地的土地和人民無關，如何能引發人們對該地的認識、探究和珍惜呢？有些地名，政府雖曾發布更改，但人們幾乎是一無所知，如基隆田寮港改稱博愛河，旭川改稱明德河，有多少人知道？又有何意義？放著使用一、二百年的地名不用，卻使用不具地方特色與意義的名稱，顯示出政府對當地歷史文化的漠視。

總體而言，本項研究調查所清查出來的地名，不論其命名的依據如何，透過其地名緣起，地名所代表之地域的地理、歷史或文化事蹟、可爲自然景觀的復原以及人文活動發展過程的重塑、提供有利的線索、經由地名研究的過程及其展現的成果，顯示無論是區域特色的塑造、地域特徵的建構、里名由來、地名緣起與地名意義等，無一不是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作爲一項珍貴的文化遺產，其所代表的意義，不是它的名稱，也不是它的演變，而是它爲我們提供了人與地相互依存的例證。本會地名調查工作研究成果的出版，可藉以啓迪省民鑑往知來之理念，培養愛鄉愛國之情操，落實鄉土尋根，促進歷史文化教育之推廣。



